

导 论

云南佛教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流行于洱海、滇池地区的云南密教（古称阿吒力教）和大乘显教（亦称北传佛教），流行于滇西北地区的藏传佛教，以及流行于滇西及滇西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其中云南密教是主流，传入时间最早，分布面积最广，历史影响最大。藏传佛教亦属密教，但与滇中密教颇有不同，为此，本卷特称云南密教为“滇密”，西藏密教为“藏密”以示区别。

滇密和藏密是中华密教两大渊薮，藏密影响北方骑马民族，滇密传播南方长江流域。密教实质上是佛化的巫教，或是巫化的佛教，大致地讲，北方萨满教（Shamanism）流行的区域，大都有藏密灵迹；南方道教盛行的地带，必有滇密神踪。萨满教和道教本质上都是巫教，是密教生存繁衍的温床。滇密和藏密皆源于天竺，二者之间有着宗教上的血缘关系。

云南南诏之初，大乘显教即已显山露水，至元代而隆盛，在滇中腹地城镇密集区有一定影响。

滇西上座部佛教虽然传入较晚，但地位重要，其影响远远超越国界，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

就世界佛教角度着眼，以一省之地，汇集北传、藏传、南传及滇密为一区，不仅在中华，即在全世界，也是绝无而仅有，这是云南佛教的一大特点。云南佛教的另一个特点是时代早。早在

周秦之时，云南就存在着一条沟通内地和印度的古道，西汉时，张骞把成都经云南到印度的道路称作“蜀身毒”道，中印两大古文明就在这条古道上试探、交流、融合。中国人把丝绸、蜀布、邛杖、纸，源源输入印度并远销罗马；印度的海贝、琉璃……特别是佛教，也随着商贩的驮铃，来到云南，深入四川，在古道沿线留下许多造像。现在，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尤其是汉代佛教石刻，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华的第一站是云南。换句话说，中华佛教源于印度，始于云南。形成云南佛教这两大特点并非偶然，而是云南独有的地理环境、民族特点和历史条件决定的。

云南地处横断山区，位于北纬 21° ~ 29°、东经 97° ~ 101° 之间。南诏时期，它的地域还包括今天的四川西昌、缅甸东部、老挝和越南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广大范围，它的西部直接与印度相连。云南周边的各省、各国皆崇佛教；云南境内民族杂居，巫教底子厚，为各派佛教的传入传出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云南古代没有发生过“法难”。相反，它接纳并保护了那些从历代灭法中逃出来的僧人，抚慰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安心顺意地在红土地上继续传宗立派，弘扬教法。公元 5 世纪末，印度因吠哒人入侵，造成一度灭佛，部分僧人带着经籍法器逃到滇越永昌（今保山）和西藏境内，佛门观音教就是这个时期先后传入拉萨和大理地区的。公元 8 至 12 世纪，印度遭异教国家入侵，佛教遭毁灭性打击，从此在印度消亡。而大批“天竺胡僧”却在南诏、大理国王朝担任国师，佛法种子东传不绝。在西藏，公元 842 年，吐蕃王朝朗达玛毁佛，造成 400 年“藏卫无法”，僧众星落棋散，其中一批经德钦、中甸逃入丽江，在滇西北留下一片藏密遗迹。中原地区在“三武法难”中，大批僧尼由蜀道遁入云南，带来了先进的内地文化和寺院建筑艺术，使云南佛教寺、塔焕然一新。在缅甸，蒲甘王朝后期的分裂动荡，迫使一些上座部佛教徒到滇西另起炉灶。总之，得天独厚的云南，就这样全面地

承担起保护并发展佛教的历史使命。

云南佛教以其历史渊源流长，二乘显密兼备，加之独特的地方性、民族性和神秘性，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过去，由于边疆闭塞，以及中原正统思想在学术界的影响，世人对云南佛教的了解如雾里看花，朦胧不清，更不知其妙。近年来随着开放、旅游的发展，海内外学者、游客纷纷来滇，渐次看清它那露出水面的冰山，雄奇博大，无不惊叹叫绝，但在水下深藏的重头部分，他们大多还一无所知。本卷的愿望就是把冰山的水下部分原原本本介绍给读者，还云南佛教一个本来面目。

为了把云南佛教的发生发展，来龙去脉说清楚，本卷除了引证文献资料，还大量介绍地面佛教遗存和地下出土文物，特别是介绍了近十年文物大普查中的丰硕成果。因此，在撰写体例上，有的部分不得不稍离传统的写史规范，以至个别章节似乎介于史、志、论之间。天下事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唯愿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及各位读者，能予谅解。

第一章 云南原始宗教

云南的宗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代表物有虎、蛇等；奴隶社会的祖先崇拜，代表神是土主、本主；封建社会的天神崇拜，代表神是佛教观音、大黑天神。而贯穿三个阶段的一条伏线则是巫术，在一切空间、时间，无不深深打着它的烙印。云南佛教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对巫教吸收、征服的过程。巫教皈依了佛教，信仰得到升华，并使信众获得超前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南诏凭借这种力量成就了霸主之业；佛教吸收了巫教，在云南站稳了脚，从此发扬光大，辉煌灿烂，历千年而不衰。佛教之所以称作人间佛教，是具有极大的宽容性，它能顺应人类各人种、各民族、各教派的特点和需求去同化、去包容，同时本身也通过入乡随俗进行调整、变化，方便众生，使之便于接受、乐于接受。大千世界，众生万象，不可能用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去规范信众的修行。因此，印度的佛教不同于中国的佛教，中国古代佛教又不同于现代佛教。现代佛教之中，内地与边疆，大陆与台湾又不尽相同。即是云南一省之地，滇池洱海地区的佛教与滇西北、滇西地区的佛教也大不相同，佛教就是在因时、因地、因人的顺应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终于成为拥有亿万信众的世界大教。

佛教的发展过程就是世俗化过程、人间化过程。云南佛教的发生、发展，同样经历了地方化、民族化过程。其间，巫教的佛

化，是最重要的内容。

要研究云南佛教，必须先研究云南巫术。

第一节 巫 术

巫术是一种宗教现象，巫术即是巫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观”。云南各民族的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人类本身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迷惑和恐惧，使他们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他们坚信，一切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以及日、月、星辰，都是由超自然的神灵统治着；人的生、老、病、死、梦幻、灾祥也同样由超人间的鬼神所左右。他们还意识到，这些神灵鬼怪和人一样，有感情、有欲望、有善恶，只要通过某种方式去满足或者相反，去克禳，人类就能避凶趋吉，繁荣昌盛。于是，为了群体的生存，为了生产的发展，也为了消除恐惧，求得精神上的安宁，先民们开始寻求与神灵沟通的方法，于是就产生了巫术和主持巫术的巫师。

巫术起源于何时，难以确证。距今一万九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已懂得在死者身旁撒布赤铁矿粉末。学者们认为这就是巫术，并推断它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云南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元谋人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一百七十万年以前，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许多有关巫术的实证被发现，为研究早期巫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公元 1992 年 2 月，云南省博物馆在峨山县岔河乡塔甸老龙洞发掘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距今一二万年之间。遗址出土大量石器、角器和残碎兽骨，其中有一件多面体石块很奇特，通体赤色，多面磨光而成菱形，与其它石器绝无雷同。所谓“磨光”，是长期使用の結果，并非磨制（磨制石器要到新石器时代才会出现）。它既非生产工具，亦非生活用具，而是原始人使

用的巫具，它至今仍握在康藏高原奉行石崇拜的广大羌族巫师手中。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巫术场面大量保存在各地的岩画中。目前已发现的岩画有沧源、耿马、邱北、广南、麻栗坡、西畴、路南、宜良、碧江、弥勒等县 20 余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沧源岩画。岩画位于沧源县勐省区、勐业区一带大山的峭壁上。自 1965 年以来共发现十个画区，总计绘有各种图形 1063 个。其中人物 785 个，动物 187 个，房屋 25 座，神路 13 条，各种表意符号 35 个。内容极为广泛，有狩猎、战争、祭祀、舞蹈、采集、放牧、舟船、村寨、太阳、山洞、手印。其中被命名为“群舞图”、“圆舞图”和“太阳神巫祝图”的画面（已收入《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一》），都是典型的群体巫术写真，那些头插两根长羽，手执巫具的巫师清晰可辨。画中还有许多纹身人。纹身也是图腾崇拜中的巫术现象，直到近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如傣、独龙、德昂、布朗、基诺以及凉山彝族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造像，就大量吸收了这种巫术遗俗，菩萨、天王多有纹身标志。沧源岩画据碳十四测定，距今三千年，时当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之间。公元 1985 年在玉溪地区元江县发现一处比沧源岩画更原始的“它克岩画”，“它克”是乡名。岩画全长 29.5 米，现存图像 94 个，其中人物 62 个，动物 10 个，符号及其它 22 个，同沧源崖画一样，用赤铁矿粉混和动物血绘成。内容有狩猎、舞蹈场面，有奇特的菱形人和“蛙人”，还有动物、太阳、葫芦等图形。它克岩画既有图腾崇拜，又有创世故事，具有浓厚的巫教色彩。

到了青铜时代，各地出土文物上的巫术、祭祀场景已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了。

巫教神系

古滇先民崇拜的巫教神灵庞杂混乱，数以千计，囊括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粗略地归纳一下，大致可分为六大系列：天神、地神、水神、祖神、生殖神、死神。对日、月、星辰、风、雷、雨、电的崇拜形成了祭天；狩猎、捕鱼、农耕的生产方式不得不乞灵于山石大地，江河湖神，这就导致频繁的祭山、祭社（大地）、祭水；图腾崇拜的发展，特别是父权制血缘关系的确立，促成了祭祖；人丁兴旺，是生产力的基础，也是群体昌盛的标志，古滇自然环境恶劣，生息不蕃，生殖崇拜就成了先民们极其重要的祭祀内容；对死的神秘，瘟神疫鬼的恐怖，便产生了复杂的丧葬仪式和驱鬼方法。而所有敬神、打鬼的活动，都是以巫和巫术为核心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密教曼荼罗的神也是数以千计，而且许多神正是从巫教六大系列中移植过去的。后面章节中将有述及，此不赘叙。

巫 师

巫师是巫术的主持者，是天与地的沟通人，灵与人的联系者，往往是拥有超凡智慧的人。他是部落、群体的祈福者、打鬼人、导师。在战争、祭祀等重大决策上，他的意见代表神的意志，总是具有决定性权威。云南的巫师事实上很少担任氏族、部落的酋长，他们是神权的代表而不是政权的代表，不直接指挥生产和战争。他们大多不脱离生产劳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只有在主持祭祀、巫术时，才显得活跃和重要。这个传统影响了滇密的形成及政教分职的特点。南诏时，阿吒力僧虽有贵至“国师”者，也只能附着于王权，发挥其宗教职能作用。云南历史上没有

出现过像西藏那样的“政教合一”，这是滇密和藏密的最大区别。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云南形成了多民族、多层次的巫教。各历史时期，各民族对巫师的称呼也不相同。如汉称“耆老”。《后汉书·西南夷》载：“（哀牢王）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芴，鹿芴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此耆老即随军巫师，埋死祭葬，行茶毗之礼，是其司职。耆老是宗教首领，“渠帅”才是政治、军事首领，此事《后汉书·西南夷》业已明载：“哀牢（今保山南）人皆穿鼻僮耳，其渠帅自谓王者。”《南中志》亦明辨耆老非王（王，渠帅）：“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使为主论议，好比喻物，谓之‘夷经’”。也有极少数既是耆老又是渠帅者，则特称“耆帅”。如三国时借鬼教（巫教）而煽动造反的“益州耆帅雍闿”。耆老即《白国因由》中的“希老”：“观音大士探知张敬是阿育王之后，张仁果之裔，为罗刹希老。”后世白族又称：“朵兮薄”。白语呼大曰朵，覩曰兮，老曰薄，其义仍是大耆老。彝族的“覩爸”、“兮幡”、“西波”、“毕摩”，同音假借，都是“耆老”。晋末唐初，巫师又称“鬼主”。《新唐书·南蛮》：“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鬼主仍是宗教领袖，在部落中享有崇高地位，但不等于酋长。《新唐书·南蛮》有一段写得明白：

“永徽初，大勃弄（今祥云一带）杨承颠私署将帅，寇麻州，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以左领军将赵孝祖为朗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至罗侯山，其酋长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以众塞箐口，孝祖大破之……大酋长俭称干、鬼主董朴，濒水为栅，以轻骑逆战。孝祖击斩称干、秃磨蒲、鬼主十余级……大者数万、小者数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

酋长是酋长，鬼主是鬼主，绝不混淆。

后世对巫师的称呼因地而异，因族而异，多不胜数：纳西族的“东巴”、摩梭人的“达巴”、普米族的“汉归”、西盟佤族的“教气艾”，傣族的“尼扒”，景颇族的“董萨”、苗族和壮族的“白玛”、哈尼族的“追玛”、基诺族的“白腊包”、瑶族的“款瓜”、佤族的“布婆”、拉祜族的“卡西”、独龙族的“隆木沙”、傣族的“召曼”和“波勐”……尽管巫师的称呼各不相同，巫师的表演更是五花八门，但巫术的基本形式和方法，却是大同小异。

化 妆

几乎所有的巫师在“作法”之前都要化妆，让自己变形。原始岩画上的巫师大多头上插羽毛，身上纹图。有的头上有“角”，身后有“尾”，有的为了更深地把自己隐藏下来，不惜黥面、穿鼻、僮耳、断齿、凿齿、漆齿、涂身，总之，只有脱离了人的真实面目，巫师才能通神。呈贡县天子庙曾出土一件战国时代的青铜“巫师鼎”，侈口、鼓腹、平底、三足，每条足上均浮雕一位巫师，头戴大羽冠，如棕榈放射状，身着细腰短裙，裙上坠有各种饰品。跣足，右手执短杖，左手持类式前文提到的峨山出土石器时代的石制巫具，威风凛凛，气势赫赫。云南边疆许多被称作“民族活化石”的原始部落中，至今仍能看到这种巫师形象，数千年岁月也未能改变他的惯性。在云南民族的现代巫术中，巫师们依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变形，只是变形的部位不再是皮肉而是冠服。如凉山彝族的“毕摩”戴“冲天冠”，冠顶雕有一只老鹰；藏族巫师戴的是虎皮帽；壮族是狮子帽；羌族是猴头帽；纳西族和普米族的巫师都戴五佛冠……些民族用面具、吞口来代替原始的纹面，使变形术更加丰富多彩。巫师们的服饰也变得复杂多样。有的穿长袍，插雉尾；有的披虎皮，戴珠串；有的甚至穿铠

甲，混身披挂；还有的穿龙袍，着高帽。也有极简朴的，坎肩短裤，脚穿草鞋。巫师们身上的佩饰，尤其五花八门，神秘莫测，叮叮噹噹甚至一挂几十斤。巫师们的服饰，往往给族人以重大影响。如今民族服饰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色彩，含义深奥的神秘图案，还有那些称作“披星戴月”的银制佩饰，“山海地理”的寓史刺绣，美奂美轮，美不胜收。但局外人很少知道，这些斑斓多样的民族服饰，无不深深沉积着古老的巫术。人们精心缝制，重金镶嵌，不仅仅为了美，更多的是为了避邪、祈福。

祭 柱

举行巫术时，特别是大型祭祀活动时，必须先设置一个神坛。大的神坛可以是一堵巨岩，一棵大树，一座房子；小的可以是一方案桌，一个木桩，甚至一块石头。云南最有特点，最古老的神坛是柱子。早期多天然石柱，汉代出现铜柱，唐代有铁柱，近现代多木柱。学者们通常把以柱子作神坛的祭祀活动称之为“祭柱”。祭柱是云南巫术活动中最古老、最普遍的形式。在晋宁县石寨山滇王族墓地中出土的西汉青铜器中，有一件闻名世界的鼓形贮贝器，标号为 M 六：二二。贮贝器盖面上铸有“杀人祭铜柱”盛大场面。盖面中部铸有一根铜柱，度其比例约三人高，柱身有二蛇缠绕。蛇象征大地，祭柱实为祭大地、祭社。柱顶立有一虎。虎是滇族图腾。铜柱即是神坛，或曰神柱。神柱前有被捆绑、足枷的三个人，是献给神柱或者是大地的牺牲。所有参祭者包括他们的首领，巫师都环列在柱子四周，尊卑有序，气度森然。这是西汉时代一次典型的巫教祭柱活动。除了祭大地，别的重大活动也要杀人衅柱。在另一件编号为 M 十二：二六的青铜贮贝器盖面上，铸有另一次杀人祭柱活动，规模更为宏大，参加人员多达 120 余人，还增加了宰杀牛、羊、猪的场面。根据场上

人物出现的服饰不同，发髻不同，以及人物神态、环境布置，这是两大部落在共同举行“诅盟”祭柱仪式^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习俗说：“其俗徵巫鬼，好诅盟”。“诅盟”就是立誓约。当时滇中部族林立，凡有大事，彼此“诅盟”，共同遵守，已成为社会风气。又因为“夷不奉官”，所以，汉官也只好见巫随巫，对夷人“常以诅盟要（约）之”^②。裴渊《广州记》及《后汉书》皆记马援征交趾，“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然后“立铜柱”而去。当历史跨越数千年，进入近现代时期，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依然如故，把祭柱继续作为巫术的重要内容，锲而不舍。例如拉祜族的寨桩，那是立在村寨中央的一棵神柱，上面刻画着古老的图腾，所以又称图腾柱。凡遇年、节、战争、收获等重大事件时，全寨男女即举行神圣的祭柱。击鼓，吹笙，绕柱而舞，同时献上各种祭品。整个仪式由巫师“卡西”（近现代由巫师分化出来的专职祭师）主持。又如佤族的“人头桩”，那是高仅一米左右的木柱或石柱，柱头顶端掏成凹形，以便放置人头骷髅。也有在柱头平放一块石板，板上再摆人头。过去佤族有猎头习俗，尤喜须发旺盛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头颅能促使庄稼丰收。旧时每年春播前后，佤族就开始猎取新人头，到手后，即由巫师“教气艾”率领全寨举行送旧迎新祭柱仪式。教气艾捧着人头在前，吹笙者在后，全寨老少跟在后，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旧骷髅送走，新人头安奉柱上。祭人头桩，是缩小的祭柱，意义则一，祈求五谷丰登，村寨兴旺。景颇族祭的“鬼桩”，也是由神柱衍变来的。景颇信鬼，以鬼桩祭鬼。因鬼的种类极多，所以鬼

详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载《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147页。

《华阳国志·南中志》：“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

桩的大小质地也驳杂不一。有木制的，草制的，竹制的，大的高达六七米，小的仅一二十厘米，根据鬼的种类，立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认为鬼桩上都附着精灵，住宅周围的四棵鬼桩特别重要，有保护村寨、家宅平安的功能。甚至连婚礼上被“抢”来的新娘，也必须先通过四根鬼桩，才能进入男家的房屋。村寨作大祭时，必先在地上竖立四根高大的鬼桩，每根桩上用红、黑、白三色绘螺旋形花纹，挂上草，表示桩上已附有精灵。每根桩上都拴着牺牲。每根桩前都立着一位巫师（董萨），他们头戴长羽高帽，着长袍，袍上绣着驱鬼的花纹。事前他们用炭笔在鬼柱上满绘牛、犁、谷穗、瓜果、蔬菜等等，以祈人畜兴旺，农作丰收。祭祀中，他们分别杀死拴在桩上的牺牲，把牺牲血洒在草上，让精灵们分享血食，然后起舞踏步，绕柱而跳。

由于祭柱的习俗如此悠久，如此广泛，如此深入，以至佛教一到云南就把它收皈依佛门，作为法事的重要内容。神柱改称“天尊柱”，赋予新的含义：代表佛、代表法，仍然受到最隆重的供奉。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就是在祭铁柱时，得到神的旨意，进位为王。著名《南诏中兴画卷》就记载并绘制了这个故事。如今弥渡铁柱庙还保存着一根建于南诏建极十三年的天尊柱。南诏以后，佛教祭柱渐渐由祭曼荼罗代替，明、清时代，只有少数佛塔，还保留中心神柱的构件，佛事活动已看不到祭柱内容了。

咒 语

巫师主持巫术时，必须通过念咒，才能交通神灵。古代巫祝一体，女为巫，男为祝。祝：告也，以言告神为祝。《诗经·小雅·楚茨》：“工祝致告，徂赍孝孙”。《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传》记载一位用巫术在道路边禳田的人，口中念念有词：“瓠羹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最初的祝辞，都是明白易晓

的吉祥祈语，后来口口相授，代代相传，渐渐变成只知其音不知其义的固定词组，即为咒语。云南巫术早期咒语不获考，进入佛教时期后，密教有一套来自印度的真言（咒语），著名的有观音六字咒，陀罗尼咒等，其它还有大量水火烫伤，治虫治蛇一类咒语，被巫师们背诵使用，加之许多本土阿吒利僧就是巫师出身，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巫佛不分，大家念诵共同的咒语。从资料得知，洱海、滇池地区的巫教咒语还夹杂不少道教咒语。滇西北地区则流行藏地苯教的原始咒语。咒语像粘合剂，把密教和巫教紧紧粘合在一起。滇密在云南畅通无阻，根基牢固，与巫教的配合大有关系。

巫 器

巫术中的器具犹如佛事中的法器，是巫师作法时的重要神器，有降魔驱鬼，沟通神灵的作用。早期巫具多为石器、蚌壳、骨器，这在滇池、洱海地区大量石器时代出土物中可以得到证明。以后又出现各种木杖。木杖本是生产工具，防身武器，又是祭柱的缩影，是最方便最现成的巫具。前文提到的战国巫师鼎上的三位巫师，都持有短杖。在石寨山青铜器，以及沧源、路南、邱北等地原始岩画上，都能找到持杖的巫师，后世杖又衍化成矛，不是带枪头的矛，乃是一头削尖的木矛，巫师在祭祀中用来镖牛。此外，云南最有地方特点的巫具是鼓，铜鼓、木鼓、皮鼓，丽江还有石鼓。据统计，全世界共出土铜鼓 1600 多面，中国占 1400 面。云南是铜鼓的故乡，各文博部门共藏着 200 多面。从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盖上，可以看出，凡是巫祭场面，必有铜鼓，另外，许多杆栏式青铜小屋内外，也挂着神圣的铜鼓。壮族、佤族喜用巨大的木鼓。羌族、彝族习用羊皮鼓，傣族用长腰鼓，各民族有各样式鼓。鼓声就是雷声，鼓神就是雷神，云南少

数民族自古视鼓为崇高伟大的神器，只在盛大祭祀中由巫师主持使用。祭祀完毕，或封存，或供养，神圣不可侵犯。除了用鼓，巫祭还常用铃。鼓声霹雳，震动天地，用于大型祭祀场合；铃声清越，轻音慢韵，最宜导引亡魂。佤族祭人头时，队伍之前，必有一人身后尾部吊着一铃，边跳边舞，铃声随着脚步打出拍子，全体老少亦步亦趋，踩着铃声绕山，一直把亡魂送到神桩。铃有手铃、腰铃、杆铃、吊铃，各有司职。壮、苗、佤、白、彝、藏、纳西、珞巴、土家、独龙等族惯用铃作巫具。元明以后，巫、道、佛大融合，钟、磬、刀、剑、叉、斧、令箭、令牌都用上了。

云南巫教，还有许多特点，以上介绍，仅仅例举对佛教滇密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部分，并非云南巫教全貌。

第二节 土主和本主

“本主”、“土主”，为“本境土主”之义。彝族习称“土主”，白族习称“本主”。

土主信仰是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进入奴隶社会时期的宗教，是祖先崇拜的反映。它上承图腾崇拜，下启天神崇拜，在云南宗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就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随着氏族制的形成而产生的原始宗教，其特点是原始人认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某一种动、植物，这些动植物就如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从而产生种种禁忌，这些动、植物就是氏族的图腾。图腾崇拜也是源于“万物有灵”观，是原始自然崇拜的产物。最

古老的氏族图腾只有一个对像。如彝族先民的始祖图腾是唯一的虎，白族先民的始祖图腾是唯一的蛇等等。始祖图腾又称“原生图腾”，以后由于氏族间的通婚、繁衍、迁徙等缘故，原生图腾又派生出“衍生图腾”及“再衍生图腾”，此即杨和森先生的“图腾层次论”^①。而祖先崇拜则产生于父权制和私有制之后，其作用是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统关系，从而保障权力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祭祀祖先不仅是团结族人的血缘纽带，也是安邦治国的重要手段，所以《礼记·祭统》说：“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夏祭曰禘，秋祭曰尝）。祖先崇拜的扩大就是英雄崇拜。为了使祖先崇拜能永远传下去，总要宣传祖先的丰功伟绩，英雄壮举。或者反过来，把那些已有丰功伟绩的英雄豪杰请进祖庙，当作祖宗奉祀。

云南以祭祀“本境土主”为标帜的祖先崇拜，究竟始于何时，已难稽考，只有在史诗传说中略见蛛丝马迹。

云南各民族都保留着歌颂祖先的上古神话，如纳西族的《创世纪》、彝族的《九隆神话》和《梅葛》、白族的《开天辟地》和《刀簿劳胎》、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傣族的《九隆王》、壮族的《布伯》、傈僳族的《阿弓玛》、苗族的《古歌》等等。综观这些神话，都有两个惊人相似的共同点：

1. 始祖（人或神）们经历开天辟地，战胜洪水及一切灾难后，最后教会人们生产、生活技巧，从而安居乐业，幸福富足。其中特别提到祖先（或英雄）如何教人民开矿、冶炼、制造铜器、铁器工具，使生产大大发展。

2. 神话都严厉或委婉地批判了兄妹开亲的血缘婚。说兄妹结婚后生下怪胎：葫芦、冬瓜、肉团，甚至生下蛇、猴、猪、鸡

^① 《图腾层次论》杨和森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等畜牲。同时大量宣传英雄们在族外寻找好配偶的故事。

仅此两点，可以清楚看出神话背景是各族先民已经告别原始社会经济，跨入奴隶社会时期的生动写照，先民们已经抛弃了“其生不蕃”的血缘婚，过渡到对偶婚时代。再参证出土青铜器，铁器等文物，可知这些神话的历史事实当在春秋、战国、西汉之时，个别的还要更早。东汉以后，祖先崇拜已经十分成熟和普及，以至佛教来了好几百年，仍不能独立，无论天神、祖神，都在“土主”庙里或“本主”庙里接受无差别供养。

本主遗庙

在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现在尚有数以百计的本主、土主庙，堪称民族宗教活化石，为考察祖先崇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现存本主或土主庙具有明显的泛神特点，天地万物，都可成为供奉对象。早期祠庙供奉的是原始部落的图腾始祖，大多是木石山精，飞禽走兽一类的自然神；中期祖神多半是王者酋长、英雄将相；晚期土主则基本是佛、道神祇。公元 1982 年文物大普查时，在滇池周围八县、区的 132 座土主庙中竟有 130 座是供奉大黑天神，说明昆明地区已几乎全部进化到佛教阶段。而大理地区的本主庙则比较复杂，各个历史时期的祖庙都被充分地保存下来。

大理地区现存本（土）主庙大约三百余座，粗略分为三类，现将各类祖神简略介绍如下：

一、图腾始祖庙

约有五十余座，占本主庙总数 16%，供奉自然神祇，属原始图腾崇拜残余。主要大神有：

太阳神镇灵邦家福佑景帝 为苍山沧浪峰闾洞榜村本主。传说沧浪峰古代云遮雾绕，不见阳光，庄稼不能熟，人民难生存。后来太阳神射走天狼，驱散云雾，挽救了庄稼和人民，人们就把太阳神奉为本主。

点苍昭明应皇帝 为苍山本主，是一块石头，上古“石崇拜”遗迹。

沙漠大王 是沙漠大神，法力无边。传说周代来到大理，建沙漠王国。南诏时封为帝君，现为大溃棚、大城典本主。

大怪威灵本主 是个大树疙瘩。传说洪水时期堵住大水，拯救了人类和牲畜。

灵应将军 是铜神，又称“青铜部主”，铜身铁脚，刀剑不入，庙会上踩刀杆的人必须先祭奉他，才不会划破手脚。

雪斑景帝 剑川本主，专管驱寒消雪。

黑煞景帝 能治好小麦黑穗病。

下本主李敬成 是壁虎神，夜间吞食害虫，保护庄稼。

葭蓬村土主 是一头黄牛，曾堵住洪水保住部落性命。

金梭岛土主 是一只猿猴，部落始祖。

白骆驼 白难陀的讹音，龙王，清平村本主。

龙王本主在大理地区极多，此不赘述。

二、英雄酋长庙

约有一百五十余座，占本主庙总数 52%，是本主神祠的主流，供奉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英雄头人，真名真姓，实人实事。例如南诏王、大理国主的神祠就有五六十座，各诏酋长也有 20 余座。现择其要予简介：

囊聪独秀洱海灵帝 为太和村本主，杀蟒英雄段赤城。古时候洱海地区出现一条巨蟒，吸食人畜，使当地百姓生命财产蒙受极大伤害。义士段赤城决心舍身除害，他把自己浑身绑上利刃，